

詩
詞
散
論

繆
鉞
著

詩
詞
散
論

開
明
書
店
印
行

詩 詞 散 論

民國三十三年九月月初版

著 者

繆

鉞

發 行 者

上海福州路
開明書店
代表人范洗人

印 刷 者

開明書店

有 著 作 權 * 不 准 翻 印

每冊定價金圓三角三分

繆(54 P.)K

(1.10)

目次

論詞	民國二十九年七月	一
論宋詩	民國二十九年八月	一六
論李易安詞	民國三十年一月	三三
六朝五言詩之流變	民國三十一年五月	三九
文選與玉臺新詠	民國三十一年六月	四五
論辛稼軒詞	民國三十二年四月	四九
論李義山詩	民國三十二年五月	五七
王靜安與叔本華	民國三十二年八月	六八
汪容甫誕生二百年紀念	民國三十三年一月	八二
姜白石之文學批評及其作品	民國三十三年三月	九三

以上十篇，皆余在遵義時所作，今集而刊之，就正通人，並留以自驗異日識解之同異。因其中多論詩詞者，故名曰詩詞散論，目次排列，則依撰作年月之先後焉。民國三十七年三月，繆鉞自記。

論詞

論詞之起原者，以張惠言之說最爲簡當。張氏詞選序曰：「詞者，蓋出於唐之詩人，採樂府之音，以製新律，因繫其詞，故名曰詞。」蓋唐代以詩入樂，詩句齊整，而樂譜參差，以詞就譜，必加襯字，久之，感其不便，於是或出於樂工之請求，或由於詩人之自願，依樂譜之音律，作爲長短句之新詞，以便歌唱，所謂「逐絃吹之音，爲側豔之詞。」（舊唐書溫庭筠傳）而詞體遂興。

此種新體裁，時人稱之爲「曲子詞」，後遂簡稱爲「詞」，其取名並無深意。說文：「詞，意內而言外也。」此自指語詞之詞，段玉裁所謂摹繪物狀及發聲助語之文字也。詞體最初取名，與此無關。後人或以詞體醞藉，恰與「意內言外」之旨相通，遂附會其說。始於宋陸文圭山中白雲詞序，至張惠言而大暢其旨，於是意內言外之義，遂爲論詞者所宗，而中晚唐詞人作詞之時，固未曾有此念存於胸中也。（詞始於中唐，世傳李白諸詞，乃後人僞託，近人辨之已明。）

中晚唐、五代及北宋初年之詞，僅有小令，其句法尙多與詩相近。如生查子似兩首

押仄韻之五言絕句合成，玉樓春似兩首押仄韻之七言絕句合成，鷓鴣天則如兩首押平韻之七絕，僅下半闕第一句易七字句爲兩個三字句耳。此外，如浪淘沙、臨江仙、虞美人、菩薩蠻諸調，亦皆由五七言詩句增損湊合而成，每句中平仄之配合，亦多與律詩相同，尙無更精嚴之規律。及宋仁宗之世，慢詞肇興，其後周邦彥、姜夔等，均精於音律，創製新調，於是詞之句法始繁複變化，而句中四聲之配合，陰陽之分，上去之辨，亦謹嚴密栗，有時故爲拗折之聲，以表激盪怨抑之情，遂益與律詩句調相違，迥異於初期之小令。其音律最嚴者，如暗香之結句：「幾時見得」，（姜夔詞）「兩隄翠匝」，（吳文英詞）一句四字，兼備四聲，（上平去入）其中上去入三次聲字，皆不能互易，易之則不合律矣。詞非但辨四聲也，又當辨聲之輕重清濁。張炎稱其父作惜花春詞，「瑣窗深」句「深」字不協，改爲「幽」字，又不協，再改爲「明」字，歌之始協，此三字皆平聲，胡爲如是，蓋五音有唇齒喉舌鼻，所以有輕清重濁之分。（張炎詞源）此種精嚴之處，皆律詩所未有。詞中押韻，亦不容疏忽。仄聲調上去入三聲均可選用，而有必須用入聲韻者，詞林正韻歷舉二十餘調，考之宋人詞，雖未盡合，然若姜夔之暗香、疎影、琵琶仙、淒涼犯諸調，音響健捷激梟，所謂「以啞聲策吹之」者，則斷應用入聲韻。其用上去韻者，自是通叶，而亦稍有差別。如秋宵吟、清商怨宜單押上

聲；翠樓吟、菊花新宜單押去聲；復有一調中某句必須押上，必須押去者；有起韻結韻皆宜押上，皆宜押去者。古人謂「詩律傷嚴近寡恩」，實則詩律尙不甚嚴，詞律嚴密之處，真如申韓之法，不容假借。詞本詩之支與流裔，故一名詩餘，然其後滋生發展，自具體貌，歷時愈久，演變愈多，儼然附庸之邦，蔚爲大國矣。

抑詞之所以別於詩者，不僅在外形之句調韻律，而尤在內質之情味意境。外形，其粗者也；內質，其精者也。自其淺者言之，外形易辨，而內質難察。自其深者言之，內質爲因，而外形爲果。先因內質之不同，而後有外形之殊異。故欲明詞與詩之別，及詞體何以能出於詩而離詩獨立，自拓境域，均不可不於其內質求之，格調音律，抑其末矣。人有情思，發諸楮墨，是爲文章。然情思之精者，其深曲要眇，文章之格調詞句不足以盡達之也，於是有詩焉。文顯而詩隱，文直而詩婉，文質言而詩多比興，文敷暢而詩貴醞藉，因所載內容之精粗不同，而體裁各異也。詩能言文之所不能言，而不能盡言文之所能言，則又因體裁之不同，運用之限度有廣狹也。詩之所言，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，然精之中復有更細美幽約者焉，詩體又不足以達，或勉強達之，而不能曲盡其妙，於是不得不別創新體，詞遂肇興。茲所謂別創新體者，非必一二人有意爲之，乃出於自然試驗演變之結果。詞之起原，上已言之，不過由於中唐詩人，就樂譜之曲折，略變整

齊之詩句，作爲新詞，以祈便於歌唱而已。故白居易、劉禹錫諸人之詞，其風味與詩無大異也。及夫厥端既開，作者漸衆，因嘗試之所得，覺此新體有各種殊異之調，而每調中句法參差，音節抗墜，較詩體爲輕靈變化而有彈性，要眇之情，淒迷之境，詩中或不能盡，而此新體反適於表達。一二天才，專就其長點利用之，於是詞之功能益顯，而其體亦遂確立。譬如溫庭筠、韋莊，均兼能詩詞，溫詞如更漏子之淒迷著豔：

玉爐香，紅蠟淚，偏照畫堂秋思。眉翠薄，鬢雲殘，夜長衾枕寒。梧桐樹，三更雨，不道離情正苦。一葉葉，一聲聲，空階滴到明。

韋詞如荷葉杯之幽婉纏綿：

記得那年花下，深夜，初識謝娘時。水堂西面畫簾垂，攜手暗相期。惆悵曉鶯殘月，相別，從此隔音塵。如今俱是異鄉人，相見更無因。

其境界均非二人詩中所有。苟當時無此種體裁，則此種情思意境亦將無從盡量表達。用五七言詩達最精美深微之情思，至李商隱已造極，過此則爲詩之所不能攝，不得不逸爲別體，亦如水之脫故流而成新道，乃自然之勢。其造始也簡，其將畢也鉅，萬事往往如斯，此固非中唐詩人略變五七言詩爲長短句以便歌唱者之所及料矣。故自其疎闊者言之，詞與詩爲同類，而與文殊異；自其精細者言之，詞與詩又不同。詩顯而詞隱，詩直

而詞婉，詩有時質言而詞更多比興，詩尙能敷暢而詞尤貴醞藉。王國維曰：「詞之爲體，要眇宜修，能言詩之所不能言，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，詩之境闊，詞之言長。」（人間詞話）此其大別矣。

詞之所言，既爲人生情思意境之尤細美者，故其表現之方法，如命篇，造境，選聲，配色，亦必求精美細緻，始能與其內容相稱。今析而論之，詞之特徵，約有四端。

一曰其文小 詩詞費用比興，以具體之法表現情思，故不得不鑄景於天地山川，借資於鳥獸草木，而詞中所用，尤必取其輕靈細巧者。是以言天象，則「微雨」「斷雲」，「疏星」「淡月」；言地理，則「遠峯」「曲岸」，「煙渚」「漁汀」；言鳥獸，則「海燕」「流鶯」，「涼蟬」「新雁」；言草木，則「殘紅」「飛絮」，「芳草」「垂楊」；言居室，則「藻井」「畫堂」，「綺疏」「雕檻」；言器物，則「銀缸」「金鴨」，「鳳屏」「玉鍾」；言衣飾，則「彩袖」「羅衣」，「瑤簪」「翠鈿」；言情緒，則「閒愁」「芳思」，「俊賞」「幽懷」。卽形況之辭，亦取精美細巧者。譬如亭榭，恆物也，而曰「風亭月榭」，（柳永詞）則有一種清美之境界矣；花柳，恆物也，而曰「柳昏花暝」，（史達祖詞）則有一種幽約之景象矣。此種鑄辭鍊句之法，非但在文中不宜，卽在詩中多用之，猶嫌纖巧，而在詞中則爲出色當行，體各有所宜也。因此，詞

中言悲壯雄偉之情，亦取資於微物。姜夔過揚州，感金主亮南侵之禍，作揚州慢詞曰：「自胡馬窺江去後，廢池喬木，猶厭言兵。」又曰：「二十四橋仍在，波心蕩，冷月無聲。」「廢池喬木」、「波心」、「冷月」，均微物也。姜夔痛南宋國勢之日衰，曰：「最可惜一片江山，總付與啼鴉。」（八歸）「啼鴉」亦微物也。辛棄疾之作，最爲豪放，其摸魚兒詞，痛傷國事，自慨身世，而其結句云：「休去倚危欄，斜陽正在，煙柳斷腸處。」仍託意於「危欄」「煙柳」等微物，以發其激昂怨憤之情，蓋不如此則與詞體不合矣。今更舉一例：

漠漠輕寒上小樓，曉陰無賴似窮秋。淡煙流水畫屏幽。自在飛花輕似夢，無邊絲雨細如愁。

寶簾閒掛小銀鉤。（秦觀浣溪沙）

此詞情景交融，珠明玉潤，爲秦觀精品。今觀其所寫之境，有「小樓」，樓內有「畫屏」，屏上所繪者爲「淡煙流水」，又有「寶簾」，掛於「小銀鉤」之上，居室器物均精美細巧者矣。時則「曉陰無賴」，「輕寒漠漠」，陰曰「曉陰」，寒曰「輕寒」，復用「無賴」「漠漠」等詞形容之。樓外有「飛花」，有「絲雨」，飛花自在，而其輕似夢，絲雨無邊，而其細如愁。取材運意，一句一字，均極幽細精美之能事。古人謂五言律詩四十字，譬如士大夫延客，着一個屠沽兒不得。余謂此詞如名姝淑女，雅集園亭，

非但不能着屠沽兒，卽處士山人，問廁其中，猶嫌粗疏。惟其如此，故能達人生芬馨要眇不能自言之情，吾人讀秦觀此作，似置身於另一清超幽迴之境界，而有淒迷悵惘難以爲懷之感。雖李商隱詩，意味亦無此靈雋。此則詞之特殊功能。蓋詞取資微物，造成一種特殊之境，借以表達情思，言近旨遠，以小喻大，使讀者驟遇之如在耳目之前，久誦之而得雋永之趣也。

二曰其質輕 陳子龍論詞曰：「其爲體也纖弱，明珠翠羽，猶嫌其重，何況龍鸞。」蓋其文小，則其質輕，亦自然之勢也。詩詞非實物，固不能以權衡稱量，然吟諷玩味之，其質之輕重，較然有別。且所謂質輕者，非謂其意浮淺也，極沈摯之思，表達於詞，亦出之以輕靈，蓋其體然也。茲舉例以明之。親友故舊，久別重逢，驚喜之餘，疑若夢寐，此人之恆情。杜甫羌村詩敘亂後歸家之情曰：「妻孥怪我在，驚定還拭淚。世亂遭飄蕩，生還偶然逢。鄰人滿牆頭，感歎亦歔歔。」結句云：「夜闌更秉燭，相對如夢寐。」意沈痛而量極重，讀之如危石下墜。至如晏幾道鷓鴣天詞，敘與所歡之女子久別重遇，則曰：「從別後，憶相逢，幾回魂夢與君同。今宵剩把銀缸照，猶恐相逢是夢中。」其情與杜甫羌村詩中所寫者相似，而表達於詞，較杜之詩，質量輕靈多矣。惟其輕靈，故迴環宕折，如蜻蜓點水，空際回翔，如平湖受風，微波蕩漾，反更多妍美之

致，此又詞之特長。故凝重有力，則詞不如詩，而搖曳生姿，則詩不如詞。詞中句調有修短之變化，亦有助於此。

三曰其徑狹。文能說理敘事，言情寫景；詩則言情寫景多，有時仍可說理敘事；至於詞，則惟能言情寫景，而說理敘事絕非所宜。此雖因調律所限，然與詞體之特性亦有關係。蘇軾、辛棄疾爲運用詞體能力最大者，蘇詞有說理之作，如：

蝸角虛名，蠅頭微利，算來著甚乾忙。事皆前定，誰弱又誰強。且趁閑身未老，須放我，些子疏狂。百年裏，渾教是醉，三萬六千場。（滿庭芳）

辛詞亦有說理之作，如：

蝸角鬪爭，左觸右蠻，一戰連千里。君試思，方寸此心微，總虛空並包無際。喻此理，何言泰山毫末，從來天地一稊米。嗟小大相形，鳩鵬自樂，之二蟲又何知。記跖行仁義孔丘非，更殤樂長年老彭悲。火鼠論寒，冰蠶語熱，定誰同異。（哨遍）

讀之索然無味，適足以證明其試驗之失敗。又經史子及佛書中辭句，皆可融化於詩，而詞則不然。古書辭句，有許多不宜於入詞者。辛棄疾鎔鑄之力最大，其詞中，論、孟、左傳、莊子、離騷、史、漢、世說、文選、李杜詩，拉雜運用，然如「最好五十學易，三百篇詩。」（婆羅門引）「進退存亡，行藏用舍，小人請學樊遲稼。衡門之下可棲

遲，日之夕矣牛羊下。」（踏莎行）終非詞中當行之作。宋代詞人多用李長吉、李商隱、溫庭筠詩，蓋長吉、溫、李之詩，穠麗精美，運化於詞中恰合也。六朝人雋句，用於詞中，乃有時嫌稍重，故如李清照詞用世說「清露晨流，新桐初引」爲恰到好處。此可以細參其輕重精粗之分際矣。蓋詞爲中國文學體裁中之最精美者，幽約怨悱之思，非此不能達，然亦有許多材料及辭句不宜入詞。其體精，故其徑狹，王國維所謂詞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也。

四曰其境隱 周濟謂吳文英詞如「天光雲影，搖蕩綠波，撫翫無數，追尋已遠。」言其境界之隱約淒迷也。實則不但吳文英詞如是，凡佳詞無不如是。若論「寄興深微」，在中國文學體製中，殆以詞爲極則。詩雖貴比興，多寄託，然其意緒猶可尋繹，阮籍詩言在耳目之內，意寄八荒之表，號爲「歸趣難求」。然彼本自有其歸趣，特以時代懸遠，後人不能盡悉其行年世事，遂「難以情測」耳。若夫詞人，率皆靈心善感，酒邊花下，一往情深，其感觸於中者，往往淒迷悵惘，哀樂交融，於是借此要眇宜修之體，發其幽約難言之思，臨淵窺魚，若隱若顯，泛海望山，時遠時近，作者既非專爲一人一事而發，讀者又安能鑿實以求，亦惟有就已見之所能及者，高下深淺，各有領會。譬如馮延巳（或作歐陽修）蝶戀花詞：

幾日行雲何處去，忘了歸來，不道春將暮。百草千花寒食路，香車繫在誰家樹。淚眼倚樓頻獨語，雙燕來時，陌上相逢否。撩亂春愁如柳絮，依依夢裏無尋處。

或謂其有「忠愛纏綿」之意，（張惠言）或謂其爲「詩人憂世」之懷，（王國維）見仁見知，持說不同，作者不必定有此意，而讀者未嘗不可作如是想。蓋詞人觀生察物，發於哀樂之深，雖似鑿空亂道，五中無主，實則珠圓玉潤，四照玲瓏，讀者但能體其長吟遠慕之懷，而有盪氣迴腸之感，在精美之境界中，領會人生之至理，斯已足矣。至其用意，固不必沾滯求之，但期玄賞，奚事刻舟。故詞境如霧中之山，月下之花，其妙處正在迷離隱約，必求明顯，反傷淺露，非詞體之所宜也。

就以上四端，詞之特性及其所以異於詩者略可睹矣。

或曰：晚清人論詞，貴重，拙，大。子之所言，無乃與此相戾乎？曰：重拙大之說，所以藥浮薄纖巧之弊也。吾之所論，就詞之本質而言，重拙大之說，就詞之用筆而言，二者並行而不相悖。譬如上文所舉辛棄疾詞：「休去倚危欄，斜陽正在，煙柳斷腸處。」其文雖小，而用意用筆固極重大也。又如晏幾道詞：「從別後，憶相逢，幾回魂夢與君同。今宵剩把銀缸照，猶恐相逢是夢中。」其質雖輕，而情思固極沈摯也。相反相成之美，惟俟知言者味之。

或又曰：如子所言，詞之爲體，似只宜寫兒女幽怨，若夫憂時愛國，壯懷激烈，則無能爲役矣。曰：天下事固不若是之單簡也。余之所論，僅就詞體之原而闡明其特質，神明變化，仍視乎作者如何運用之。岳飛抱痛飲黃龍之志，力斥和議之非，憤當時羣小誤國，己志莫明，其詞曰：「起來獨自繞階行，人悄悄，簾外月朧明。」又曰：「欲將心事付瑤琴，知音少，絃斷有誰聽。」（小重山）辛棄疾雄姿英發，志圖恢復，憤朝廷用之不盡，不能驅逐胡虜，建樹偉業，故其詞云：「長門事，準擬佳期又誤，蛾眉曾有人妒。千金縱買相如賦，脈脈此情誰訴。君莫舞，君不見，玉環飛燕皆塵土。閒愁最苦。休去倚危欄，斜陽正在，煙柳斷腸處。」（摸魚兒）文天祥尊夏攘夷，百折不屈，備嘗艱險，殺身成仁，其詞云：「世態便如翻覆雨，妾身原是分明月。」（滿江紅）此三公者，光明俊偉，千載如生，其壯懷精忠，苦心孤詣，均借要眇醞藉之詞體曲折達出，深婉沈摯，無叫囂憤張之氣。如猶以是爲未足，卽最豪壯者，詞亦能之。張元幹石州慢云：「心折，長庚光怒，羣盜縱橫，逆胡猖獗。欲挽天河，一洗中原膏血。兩宮何處，塞垣祇隔長江，唾壺空擊悲歌缺。萬里想龍沙，泣孤臣吳越。」張孝祥水調歌頭云：「猩鬼嘯篁竹，玉帳夜分弓。少年荆楚劍客，突騎錦襜紅。千里風飛雷厲，四校星流彗掃，蕭斧挫春蔥。談笑青油幕，日奏捷書同。」陸游謝池春云：「壯歲從戎，曾是氣吞

殘虜。陣雲高，狼煙夜舉。朱顏青鬢，擁雕戈西戍。笑儒冠自來多誤。諸詞均大聲鐘鞳，激揚壯烈，然就詞之意境韻味論，不及前所引岳飛等三公之作，故詞人所重，在彼而不在此。蓋豪壯激昂之情，宜用於演說時，以激發羣衆一時之衝動，若詩則所以供人吟詠玩味，三復不厭，而詞體要眇，尤貴含蓄，故雖豪壯激昂之情，亦宜出之以沈絳深摯。豪壯之情，可激於一時之義憤，而沈摯之情，須賴平日之素養。豪壯之情，譬諸匹夫之勇，而沈摯之情，則仁者之大勇也。自古忠義之士，愛國家，愛民族，躬蹈百險，艱貞不渝，必賴一種深厚之修養，絕非徒恃血氣者所能爲力。最高之文學作品，即在能以精美之辭達此種沈摯之情，若喊口號式之膚淺宣傳文字，殆非所尚。詞中佳作，往往貌似柔婉，中實貞剛。世人論文天祥，每賞其正氣歌，實則其滿江紅詞「世態使如翻覆雨，妾身原是分明月」二語，辭婉意決，孤忠大節，盡見於中。若徒能重豪宕之作，遇詞中佳品，視爲柔靡，此非但見其欣賞力之薄弱，亦正見其情感之無修養，只能僨張而不能深摯也。

詞體之所以能發生，能成立，則因其恰能與自然之一種境界，人心之一種情感相應合而表達之。此種境界，此種情感，永存天壤，則詞卽永久有人欣賞，有人試作。以天象論，斜風細雨，淡月疏星，詞境也；以地理論，幽壑清溪，平湖曲岸，詞境也；以人

心論，銳感靈思，深懷幽怨，詞境也。凡真正詞人及有詞之修養者，其表現於爲人及治學，均有特徵。其爲人也，必柔厚芳潔，清超曠逸，無機詐之心，鄙吝之念。如晏幾道仕宦連蹇，而不肯一傍貴人之門，論文自有體，不肯一作新進士語，費資千百萬，家人寒飢，而面有孺子之色，人百負之而不恨，已信人，終不疑其欺己；（黃庭堅小山詞序）姜夔體貌清瑩，望之若神仙中人，雖內無儋石儲，而每飯必食數人，性孤僻，嘗遇溪山清絕處，縱情深詣，人莫知其所入，或夜深星月滿垂，朗吟獨步，每寒濤朔吹，凜凜迫人，夷猶自若也。（張羽白石道人傳）皆足以代表詞人之行性。其治學也，必用思靈敏，識解深透，能心知其意，而不滯於迹象。如王國維考據之業，世所推崇，其見解似新奇，實平易，能發千載之祕，而又極合於情理之自然，其運用證據，靈活確切，其文章爽朗澄潔，引人入勝。考證之文，本易沈悶，而吾人讀觀堂集林，則如讀小說，娓娓忘倦。蓋王氏本詞人，其詞極佳，舉蝶戀花爲例：

百尺朱樓臨大道，樓外輕雷，不問昏和曉。獨倚闌干人窈窕，閒中數盡行人小。一霎車塵生樹杪，陌上樓頭，都向塵中老。薄暝西風吹雨到，明朝又是傷流潦。

王氏用詞意治考證，故能深透明潔，卓越一代。今人頗推尊王氏人問詞話，而能欣賞其人問詞者已少，能知其用詞意治考證者尤少。然王氏考證之作，精思入神，靈光四射，